

花与爱丽丝·四重奏

忽而今夏

明前雨后◎著

SUDDENLY, THIS SUMMER

《忽而今夏》 完 美 续 篇

II

回忆是空气，爱是双城的距离。

ISBN 7-80173-570-6



9 787801 735706

这不是一部虚构的小说，而是属于你自己的真实故事。看到林荫路上，穿着运动服微笑的少年们，就是童远，就是何洛。他们行走在左边，青春行走在右边。十年，十年前纯净得让人嫉妒的青春岁月，在我们老去之前，请珍藏这套书，如同珍藏我们每个人的青春记忆。

Suddenly, This Summer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花与爱丽丝·四重奏

忽而今夏 II

明前雨后◎著

SUDDENLY, THIS SUMMER

《忽而今夏》 完 美 续 篇

爱是双城的距离。

回忆是空气，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忽而今夏Ⅱ/明前雨后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6. 8

ISBN 7-80173-570-6

I. 忽... II. 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2850 号

忽而今夏Ⅱ

著 者 明前雨后

策划编辑 双城印象

国文润华

九界文学网

责任编辑 李璞

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佳信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1000 16 开

12 印张 130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

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173-570-6/I·099

定 价 25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电话: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 sina.net

PAGE 001 楔子·只当是个梦

回忆是空气，爱是双城距离，16岁时，何洛爱上章远；此后10年，她的世界只有他。

第一乐章 绵延的柔板 忘记之后

PAGE 005 一 忘记幸福

当我们彼此看不清对方的生活时，能够轻松谈起的，只有天气吧。

PAGE 015 二 我的爱与自由

似乎，手掌还有那年冬天，高中门外烤红薯的余温。他被烫得跳脚，一边倒吸冷气咬着红薯，一边含糊不清笑着喊她，野蛮丫头。

PAGE 024 三 城里的月光

平素爽朗的男孩子，低下头来听何洛说话，温和地微笑。何洛的心里好像有一盏小小的灯，暖暖的，照亮了一个角落。

PAGE 036 四 一个人的地老天荒

如果你有了意中人，如果你要成为别人的丈夫，千万不要让我最后一个才知道；或者，你干脆就不要让我知道。

第二乐章 微风般的中板 那么近，这么远

PAGE 049 一 转眼之间

思念仿佛海浪，反复冲刷白日里逐渐功利冷漠的心，安静的夜里，更能清晰听到时光怅惘的感叹。

PAGE 060 二 听说爱情回来过

居然还会记得，这么遥远的事情。还有考试前递过来的巧克力，他笑着说：“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，考试也像，你永远不知道下次老师出什么题。”

PAGE 072 三 两个冬天·二

那一段过往，她懒于回忆。有时候铭记伤痛，比遗忘幸福，更需要执著的勇气。

PAGE 085 四 听说

可以么？把别人女朋友的照片放在自己的桌子上。他的手掠过抽屉把手，想起里面那张大四合影，心也微微颤抖。

PAGE 094 五 冰雨

北京暮春的风，干燥，夹带细微的沙尘。就算每天喝八杯水，嗓子依旧干得冒烟。但在这一瞬间，心头为什么，会有浓浓的、挥之不散的潮湿气息？

PAGE 104 六 最熟悉的陌生人

站在他身边，听着他熟悉的嗓音，看见他矫捷的身影，甚至闻得到淡淡的汗水气息，而两个人中间却被无形的鸿沟分裂。要有多坚强，才能装作若无其事。

PAGE 113 七 我的爱

里面的两个孩子更加年少。金黄的叶子，秋天温暖旭和的阳光，脸上似乎有金灿灿的小茸毛，章远面有倦色，单手叉腰站在何洛身后，她歪着头，笑容甜蜜灿烂。

第三乐章 深沉的广板 未完成

PAGE 129 一 无底洞

何洛找出当年出国前，章远给她的那封信，
“相信你，如同相信我自己。”

PAGE 141 二 Fly Away

她不曾遇见他，他不曾遇见她。变化无常是否
真的比确定更为美丽？

PAGE 150 三 怎样

“何洛，何洛……”章远一声声呼唤着，这么
多年过去，再没有谁能把她的名字唤得如此动
听。

PAGE 158 四 听风的歌

那些风里的歌，歌里的梦，统统都是青春剧本
的注脚。她全力演出，看到天鹅绒帷幕后深情
凝望的眼睛，他走在聚光灯下，款款伸手。

PAGE 166 五 爱从零开始

何洛想，如果，如果能够再见一面，我是否应
该放弃所有的矜持、自尊，还有骄傲，就像田
馨说的那样，想念一个人就大声说出来，难过
的时候就痛快地哭出来。这样，很难么？

尾声与番外

PAGE 175 尾声

我现在张口闭口就是妞妞，某人总吃醋，说我
好久都没有正眼看过他了；难道他不是吗？一
回家就张着手冲过来，说，妞妞抱抱。

PAGE 177 番外·喜相逢

遥远的距离会让人疏远，会让感情变淡？章远
不懂。怎么会？或者那是别人，但是自己和何
洛，命运的齿轮紧密地咬合在一起。

Suddenly, this summer

花 与 爱 丽 丝 四 重 奏

忽
而
今
夏
II

楔子·
只当是个梦

楔子·只当是个梦

忽
回
而
今
是
夏
空
气
，
爱
是
双
城
的
距
离
。

依稀是大一那一年，他们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看流星雨。北国十一月的深夜，在人声鼎沸的江边，他想到她，便觉得秋风不再萧瑟。开始羡慕南去的候鸟，可以自由地飞去她在的方向。

只看一颗流星，只许一个愿。

在第二次赴美的航班上，章远再一次梦到何洛。

骤然又回到高中，和何洛握手站在路边等车，赵承杰大声喊：“给你们告老师！”心中紧张，脚下的马路忽然像传送带一样，向两个不同方向将二人生生分开。

“不要！”他大喊，捉紧何洛的手，她便兜了一个大圈，飘飘然荡进他怀中。长长的白色裙裾翩飞，在风中结成一朵粲然盛开的花。

当爱着的那个人不在身边，便会陷入无休止的回忆中，曾经的辗转反侧，

每个小动作，每一句有心或无意的话。两个人的对白，一个人铭记。或许对方终于一切都不记得。

其实，那年的分离已经决定了一切。

说再见的时候，应该更加坚定决绝，应该不回头，应该彻底失忆。才不会在应该了无牵挂向前大步行进时，依然转了一个圈，回到最初的等待中。

这些道理，人人都明白，但当章远想到那一场无疾而终的过往，想到那一句没有斩钉截铁的告别话。

忽然之间，心就痛了。

这些，你是否知道？

他走过费城陌生的街头，看见微笑亲吻的老人，看见金发蓝眼玉雪可爱的小孩，天使般的笑颜。

山茱萸花开的日子里，谁家庭院里的七彩风车转啊转，转啊转。

一切让人感觉温暖的、悲伤的，或者是心碎的，都不过是场梦吧。

PAGE 003

楔子·只是个梦
16岁时，何洛爱上章远；此后10年，她的世界只有他。

Suddenly, this summer

花 与 爱 丽 丝 四 重 奏

忽
而
今
夏
II

第一乐章
绵延的柔板
忘记之后

一 忘记幸福

这些细节其实都无所谓
只要我们都学会
忘记一点 傻一点 会幸福一点

by 利铸·忘记幸福

PAGE 005

第一章 绵延的柔板·忘记之后
当我们彼此看不清对方的生活时，能够轻松谈起的，只有天气吧。

一 忘记幸福

这是何洛出国后的第一个冬天。

春节刚过，一地鞭炮的残骸。初四下了一场大雪，红色的碎纸屑落在白茫茫的街道上，触目惊心的艳丽。

李云微将外婆从出租车里搀出来，章远背起老人，她收好轮椅跟上，在后面张开双臂护着。

回到家中安顿好外婆，李云微走到客厅，歉疚地对章远说：“好不容易过节休息两天，还要抓你做苦力，真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
“是挺苦的，但你自己也做不来。”章远捶捶肩膀，笑道：“别内疚，现在我也没有什么过年的意识，太麻烦了。天天吃肉吃饺子，估计就上年纪的人喜欢这个热闹劲儿。我不怕别的，就怕自己脚底没跟，摔着你姥儿。”

“你敢！看我不用二踢脚扔你！”李云微瞪他一眼，然后笑得露出两颗虎牙，“我外婆待遇真高，去医院复查，出劳力的都是项目经理。”

“别取笑我了。”章远摇头，“两个组几十号人，不是项目经理，就是项目经理助理。”

“那也比我这样还没有转正的人好啊。”李云微翻来掉去看着章远的名片，“小子，现在你也能明着骗了啊。还看得上大街上五块钱一碗的牛肉面么？”

“你请客，我就吃。”章远回答得爽快。

“我请就我请！”李云微咯咯笑着，“就你，我请客你从来不推托。”

“老同桌了，推辞什么，多虚伪？”

“我知道，你是给我一个小小报答你的机会，怕我下次抹不开面子，不好意思找你帮忙了。”李云微边走边说，“我发现，你这个人还是挺善良的。”

“才发现啊！”章远夸张地垂下嘴角，哼了一声，“真伤感情，还老同桌呢。”

“是是，我们真有事儿找你，你都是有求必应。”李云微顿了顿，“你对大家都好，惟独……”

“我对谁不好了？”章远若无其事地笑，走在雪深的地方，咯吱咯吱大步踩出脚印，牛仔裤的边缘沾了细密的雪片。他转身问：“她和你说了什么了么？”

“她什么都没说。我们都忙，也很少联络。”

“哦。”章远点点头，“她也什么都不和我说。”

“这个是正常的，我和某人分开后，也没再说过话。”李云微耸肩，“难得去了新环境，有机会从头开始，何必彼此打搅？”

我们和你们，是不一样的。这句话在心头绕了两圈，还是没有讲出口。又有何不同？人人都以为自己的感情是最真挚浓烈的，但走到出国分手这一步，还不都是天各一方？

他给何洛发了张电子贺卡，留下两句话：

“今天这边下雪了，路边很多小孩子在堆雪人。加州呢？晴天还是下雨？你多多保重。注意，是保重，不是保护体重。”

还想说些轻松的话，但双手沉重，千言万语凝滞在指尖，不知从何说起。

美国一月就开始新学期。何洛的学校每年四个小学期，春节到来时正在学期中，手边攒了一堆学术文献要读。算准国内的除夕夜，给家里打电话，听筒中震天动地的爆竹声传来，听到父母一句“我们煮饺子呢，你吃了么”，眼泪忽然涌出，怕路过的同学看到，急忙用衣袖抹着。

“说话，能听到吗？”何妈一声声喊着，抱怨说，“肯定好多中国学生打电话回来，线路太忙啦，都听不清楚。”

“喂，喂……”何洛索性装作听不清楚，断断续续喊了两句，不敢说话，

怕一开口，呜咽声就破坏了地球那边乐融融的节日气息。

这是第一个离家的春节，唐人街新年的浓郁味道，只会让人更加思乡。

何洛连续几日心情低落。周末打开信箱，看到章远的卡片，心又被揪住，某个角落隐隐痛了一下。这是半年来两人之间的第一封信，随意的几个字，轻描淡写。

当我们彼此看不清对方的生活时，能够轻松谈起的，只有天气吧。和所有半生不熟的点头之交一样，在擦肩而过时微笑致意，互相问一句：“今天天气不错。”在这几个字之间，说了你好，也说了再见。

也许，他还是关心自己的，也在打探自己的消息。何洛拍拍自己的脸，清醒一些吧，偶尔的关心又如何？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浪漫想像的延续吧。

她想着要不要回话，对着空白的回信栏痴痴发呆，关上，再打开，再关上。鼠标在屏幕上几个固定位置间反反复复游移着。

刺鼻的焦糊味从厨房传来，何洛一惊，想起厨房的水壶。水已经烧干了，壶表面红色的漆皮融化，粘在炉灶上。她用力摇晃了两下才把水壶拔下来，底座已经熏黑了，炉子上带着红漆。她低低轻叹一声，把壶丢在水池里，挽起袖子用钢丝球卖力地擦着。

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，舒歌大呼小叫的声音传来：“啊，好大的糊味儿！何洛同学呀，你又要把厨房烧了！”

“上次要烧厨房的是你……”何洛叹气，“谁煎鸡蛋煎了一半就去煲电话粥，也不闭火？”

“哎，我是不愿意烟熏火燎的。所以躲一下下，谁想到，我的‘一下下’那么久。”舒歌嘻嘻地笑着。

“煎鸡蛋才多少烟啊？”

“那也不成！黄脸婆就是熏出来的！”舒歌大喊。

“看你的脸，就和广告里的剥壳鸡蛋一样。”何洛点点她的脸颊，“你离黄脸婆还有十万八千里呢。”她又问，“上次你把烟雾报警器的电池拆下来了，放在哪儿了？”

“不要不要，炒菜稍微油烟大点，它就响个不停！”舒歌摇头，“人家好不容易才研究明白的，别安了。”

“它响了，你就把这个举起来拼命地扇，”何洛把抹布递给舒歌，“报

PAGE 007

第一乐章
绵延的柔板·忘记之后
当我们彼此看不清对方的生活时，能够轻松谈起的，只有天气吧。

——
忘记幸福

警器附近的烟淡了，自然就不响了。还是有个东西提醒好，我怕咱们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，非把房子烧了不可。”她点点自己的额头，“最近这儿也不怎么记事儿，我怀疑自己有成绩越来越好的趋势。”

舒歌好奇：“怎么这么说？”

“我们本科寝室成绩最好的，就是最迷糊的，几次回来开了门，就把钥匙留在门上不拔，回头四处找钥匙。”

舒歌“哈”地大笑一声：“这么说来，我的成绩一直很好呢！”

何洛踩在凳子上，有些不够高，要踮着脚才能把天花板上的报警器卸下。舒歌盘腿坐在客厅的地毯上，看着一屋子的纸壳箱子哀声连连：“我们为什么要搬家为什么要搬家，为什么为什么……”

“这儿距离主校区近，面积更大，性价比更高。我们最初申请校内宿舍的时候，这儿住满了，你不开心好几天；现在人家给调了，你又抱怨了。小丫头真难伺候。”何洛笑着嗔道，她努力旋着报警器的螺口，细密的粉尘落在脸上，迷了眼睛，侧头用手背揉揉，“我真恨自己矮了三五公分！”

“姐姐别刺激我了。”舒歌哀哀地说，“那我岂不是矮了更多？”跑去伸手拉扯何洛的裤脚，“喂，找个男生吧！”

“别动，你要把我拽下去啊！”何洛低头瞪她一眼，“放心，够得着。那天不就是我帮你拿下来的？”

“但是我们还要搬家具装网线大采购，没有个劳力怎么行啊！”舒歌尖叫，“我要疯啦！希望这次马桶不要漏水，浴缸不要堵，天天收拾这些，哪儿是淑女过的日子啊！”

“嗯，小淑女，那你去找个君子呀？”何洛眨眨眼。

“你怎么不去？”舒歌撇嘴。

“我没这个心情。”何洛终于把报警器卸下，从凳子上跳下，拂去头顶的灰尘，“老板说暑假要我通过博士生导师资格考试，三天十门课程，还有四门我要自修，死人了！”

“如果男朋友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就好了。”舒歌仰面躺在地毯上，“你不想理他的时候他就隐身，需要帮助的时候随叫随到。”

“应召男友……”何洛吃吃地笑，“听起来这么怪。”

“看你一本正经，其实一肚子花花肠子。”舒歌笑得拍地板，“应召……亏你想得出。不过这么听话的男朋友，比召唤兽还乖，世界上存在么？”

“也许有……但是绝种了。”

“恐龙啊！……等我攒够钱，就回老家相亲去。”

两个女生有一搭无一搭说着话。何洛心中酸涩，召之即来的恋人，得不到几分重视。“不要再这样了，不要再自怜自艾。”她心底大喊，“没有人好好爱你，总要好好爱自己。”

北加州的雨季将要过去，接连几日水汽充沛。下了两场雨，学校后山一夜之间绿遍，绿意一直蔓延到窗下的草坪，每一株嫩茎都迎风伸展，在月光下毛茸茸一层。

何洛的心情也明朗起来，她的生日就在周末，在旧金山的堂弟何天纬嚷着来祝寿，于是她顺便约了三五个同年来美国的朋友吃晚饭。推开窗，炒菜的烟气跑出去，北美红雀的鸣声飘进来。她尝尝刚蒸好的扒羊肉条，总觉得没有母亲做的香气浓郁。国内正是中午，打个电话回家，一边歪着头夹着听筒和母亲聊天，絮絮地问菜谱细节；一边焯了西芹，翠绿地放在淡蓝色薄瓷盘里。

朋友们陆陆续续进门，天纬来的时候带了一束鲜花，见到何洛就大力拥抱，然后吸着鼻子问：“姐做了什么？好香！”他五六岁的时候便来了美国，英语比中文更流利。堂叔为此还再三提醒何洛，和天纬聊天的时候一定要用中文，他还想暑假的时候送儿子回国游历。

“你知道，我哪儿都不想去。”天纬研究着电饭煲里的粉蒸排骨，“Angela要走了，我没心情去玩。”他迷恋的姑娘是漂亮的混血儿，美国老爸一心想要女儿传承衣钵，说大学一定要去美东的常青藤联盟；而天纬却想留在温暖的加州。

“小子，你不要反反复复掀开盖子检查啦！”舒歌准备碗筷，“上次你姐姐还告诫我，说这样米饭会夹生的。”

“不过确实很香，你要不要闻？”何天纬笑得开心。

“到底是小孩子。”何洛的朋友们笑，“前面还愁眉苦脸地说着Angela，这么快就多云转晴。”

“也没什么关系，我可以去看她，几个小时的飞机么。我一定努力打工，把机票赚出来！”天纬雄心勃勃。

众人啧啧：“到底是小孩子，有冲劲。”

PAGE 009

第一章 绵延的柔板·忘记之后
当我们彼此看不清对方的生活时，能够轻松谈起的，只有天气吧。

— 忘记幸福

借着这个话题，说起身边一些分分合合的故事。谁的女朋友在国内被别人撬走，谁又寒假回国二十天相亲十三次，谁和谁来美国后暗渡陈仓离弃了等在国外的恋人，谁认识了网友打算暑假回去见面……

大老李的女友在国内，他感慨道：“我还是暑假回去把她带来好了。前阵子回去，两个人见面的头几天，大眼瞪小眼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总这样下去，还有什么共同语言？”

于是有人半开玩笑地对何天纬说：“不如就这么算了，再找个新的吧。上大学前断了，总比拖拖拉拉，到了半截的时候再分手好。起码彼此留个好印象。”

“你们别口无遮拦，带坏我弟弟。”何洛拿起蒸锅中的碟子，“不许偷吃哦。家里没有香油了，我妈说这样扒出来的羊肉味道肯定不浓。等我两分钟，我去隔壁借。”

她走到门外，深呼吸调整心情。拖拖拉拉的感情是一把横在心头的钝刀，曾经勇敢莽撞的自己，恐怕再没有力气去持续这样的拉锯战。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，她没有力气评论，也不想听。

穿过草坪，微凉的水汽打湿裤脚，何洛将牛仔裤筒挽起一截，草叶刺得脚躁痒痒的。她以为是小飞虫，俯身“啪”地打过去。低头间，身边灌木丛里明明暗暗的微弱绿光闪过。

萤火虫。

季节还这么早，就看到了萤火虫。

记忆中见到这小小的虫儿，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。何洛一怔，可不，真的是上个世纪了。那时，那个孩子扬着头，才几岁啊，就学大人的样子，故作忧郁故弄玄虚地说“和你在一起，我真的很开心。”又说，“因为你总带很多好吃的。”怎么当初就原谅他的遮遮掩掩了？

那时候我们才几岁？比天纬现在还要小吧。当年怎么会喜欢这样张牙舞爪的小孩？何洛想起最近校友录有人上传了高中旅行的合影，那时候的他比记忆中单薄许多，怎么看怎么是竹竿一样高瘦的孩子，所谓的阳光男孩有一张青涩的娃娃脸，在人群中吐着舌头笑。那些定格的少年时光，是青春单程车票的起点，渐渐远离，远到已经像别人的故事，想起来都不伤心，连怀念都无从说起。

只要忘记后面的纷争，最初的开始，完全是美好的童话故事。

Fairytales never come true.

至于那些蔓延纠结的往事，何洛努力不去想，任由脑海中的记忆像存储室里的杂物一样堆积起来，有一些整理好了堆在角落，覆上蛛网也好，落上重锁也好，总之不会主动触碰。然而还有一些旧物凌乱地堆砌在一起，偶尔某个碎片就弹出来，在心上划一道痕。不会渗出血，只会让何洛捂住胸口，低头蹙眉。

站在冯萧家的门廊外，昏黄的灯光从男生背后投过来。何洛的目光从窗棱平行逡巡，直到掠过他的下巴。

“我家根本没有香油。”冯萧笑笑，“我是土人，从不用这么复杂的调料，顶多放个酱油味精什么的。”

“早该知道，没几个男生家预备这个。”何洛走了一圈，无功而返。

“你着急用么？”冯萧问，“我开车带你去中国店买吧。”

“不用了，大家等我开饭了。”

“又做了什么好吃的？”冯萧努力吸吸鼻子，“真后悔，我今天怎么吃的这么早。”

“那再去吃点儿，欢迎啊。”何洛笑笑，“真不好意思，忘了叫你，因为都是些和我一起同年来的同学，怕你们不熟。”

“真是伤感情啊！”冯萧耸肩，“算了，你肯定就做了一口猫食儿，我就不去抢了。”

何洛走出去，听见冯萧在身后笑着喊：“下次请客提前通知我，听到没，小面包？”

“不许叫我小面包！”她哭笑不得，转身喊回去。

认识冯萧不过是半个多月前的事情。何洛在实验室里熬了几天，睡眠严重不足。到周末她一觉睡到中午，仍然有些恍惚。在超市看到圆盖一样的法式硬面包，很像缩小版的俄式列巴，用食品袋装了一个，拎在手中。

加州的华人很多，店里晃来晃去的黑头发黄皮肤。排在前面的男生把东西从购物篮中一件件取出，何洛无意中瞟了他一眼，险些尖叫声。

PAGE 011

第一章
第一乐章
绵延的柔板·忘记之后
当我们彼此看不清对方的生活时，能够轻松谈起的，只有天气吧。

——
忘记幸福